

集部

元氏長慶集卷五十一

唐 元稹 撰

序

白氏長慶集序

白氏長慶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居易字樂天樂天始言試指之無二字能不誤（具樂天與予書）始既言讀書勤敏與他兒異五六歲識聲韻十五志詩賦二十七舉進

士貞元末進士尚馳競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擯落禮部侍郎高郢始用經藝為進退樂天一舉擢上第明年拔萃甲科由是性習相近遠求玄珠斬白蛇等賦及百道判新進士競相傳於京師矣會憲宗皇帝冊召天下士樂天對詔稱旨又登甲科未幾入翰林掌制誥比比上書言得失因為賀雨秦中吟等數十章指言天下事時人比之風騷焉予始與樂天同校秘書之名多以詩章相贈答會予譴掾江陵樂天猶在翰林寄予百韻律詩

及雜體前後數十章是後各佐江通復相酬寄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倣傚競作新詞自謂為元和詩而樂天秦中吟賀雨諷諭等篇時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衒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楊越間多作書模勒樂天及予雜詩賣於市肆之中也其甚者有至於盜竊名姓苟求自售雜亂間廁無可奈何予於平水市中鏡湖傍草市名見村校諸童競習詩召而

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之為微之也又云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其甚偽者宰相輒能辯別之自篇章以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長慶四年樂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詔還予時刺會稽因得盡徵其文手自排纘成五十卷凡二千一百九十一首前輩多以前集中集為名予以為陛下明年秋當改元長慶訖於是因號曰白氏長慶集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長樂天之長可以為多

矣夫以諷諭之詩長於激閒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長於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於贍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長於情賦賛箴戒之類長於當碑記叙事制誥長於實啟表奏狀長於直書檄詞策剖判長於盡總而言之不亦多乎哉至於樂天之官族景行與予之交分淺深非叙文之要也故不書長慶四年冬十二月十日微之序

記

永福寺石壁法華經記

按沙門釋惠皎自狀其事云永福寺一名孤山寺在杭州錢塘湖心孤山上石壁法華經在寺之某所始以元和十二年嚴休復為刺史時惠皎萌厥心卒以長慶四年白居易為刺史時成厥事上下其石六尺有五寸短長其石五十七尺有六寸座周於下蓋周於上堂周於石砌周於堂凡買工鑿經六萬九千二百有五十錢經之數經既訖又成二石為二碑其一碑凡輸錢於經者

由十而上皆得名於碑其輸錢之貴者若杭州刺史吏部郎中嚴休復中書舍人杭州刺史白居易刑部郎中湖州刺史崔元亮刑部郎中睦州刺史韋文悟處州刺史韋行立衢州刺史張聿御史中丞蘇州刺史李乂御史大夫越州刺史元稹右司郎中處州刺史陳岵九刺史之外搢紳之由杭者若宣慰使庫部郎中知制誥賈餗以降無不附於經石之列必以輸錢先後為次第不以貴賤老幼多少為先後其一碑僧之徒思得聲名人

文其事以自廣予始以長慶二年相先帝無狀譴於同
又明年徙會稽路出於杭杭民競相觀睹刺史白怪問
之皆曰非欲觀宰相蓋欲觀曩所聞之元白耳由是僧
之徒誤以予為名聲人相與日夜攻刺史白乞予文予
觀僧之徒所以經於石文於碑蓋欲相與為不朽計且
欲自大其本術令夫碑既文經既石而又九諸侯相率
貢錢於所事由近而言亦可謂來異宗而成不朽矣由
遠而言則不知幾萬千歲而外地與天相軋陰與陽相

蕩火與風相射名與形相滅則四海九州皆大空中一微塵耳又安知其朽與不朽哉然而羊叔子識枯樹中舊環張僧繇世世為畫師歷陽之氣至今為城郭狗一吠而異世卒不可化鍛之子學數息則易成此又性與物一相遊而終不能兩相忘矣又安知夫六萬九千之文刻石永永因衆性合成獨不能為千萬刼含藏之不朽耶由是思之則僧之徒得計矣至於佛書之妙奥僧當為予言不當為僧言況斯文止於紀石刻故不及講

貫其義云長慶四年四月十一日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通議大夫使持節都督越州諸軍事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元稹記

翰林承旨學士記

舊制學士無得以承旨為名者應對顧問參會旅次班第以官為上下憲宗章武孝皇帝以永貞元年即大位始命鄭公為承旨學士位在諸學士上居在東第一閣乘輿奉郊廟輒得乘廐馬自浴殿由内朝以從揚雞竿

布大澤則丹鳳之西南隅外賓客進見於麟德則止直

禁中以俟大凡大誥令大廢置丞相之密畫内外之密

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專對他人無得而叅非自異

也法不當言用是十七年間由鄭至杜十一人而九叅

大政其不至者衞詔及門而返事適然也禁省中備傳其事至

於張則弄相印以俟其病間者久之卒不典命也巳若

此則安可以昧陋不肖之積繼居九丞相二名卿之後

乎俛仰瞻睹如遭大賓每自誨其心曰以若之不俊不

明而又使欲惡欲曲攻於内且決事於冥冥之中無暴揚報効之言不忿行私易也然而陰潛之神必有記善惡之餘者以君父之過若如是而猶舉枉措直可乎哉使若之心忽而為他人盡數若之所為而終不自愧斯可矣昔魯共王餘畫先賢於屋壁以自警臨我以十一賢之名氏豈直自警哉由是謹其遷授書於座隅長慶元年八月十日記

元氏長慶集卷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元氏長慶集卷五十二

唐　元稹　撰

碑銘

沂國公魏博德政碑

陛下以元年正月壬戌詔臣稹曰朕有臣弘正自魏入鎮魏人思之因守臣愬狀其德政乞文爾司予言其文以付臣拜稽首退而奏書於陛下曰始安祿山以玄宗

四十三年盜幽州兵刼擊郡縣踰關據京天下掉撓肅宗征之海内甫定而夾河五十餘州或服或叛更立迭奪廢置征伐朝覲賦入之宜皆自為意五紀四宗容受隱忍田承嗣始有魏博相衛貝澶之地承嗣卒以其地傳兄子悅悅傳緒緒傳季安既而季安悍誕淫驕風勃蠱蠹發則喜殺左右漸及於骨肉往往顧妻子曰安用此由是内外惴悖妻元氏因人不忍移置他所餘一月乃卒是歲先皇帝元和之七年八月也季安子懐諫始

十餘歲衆襲故態名爲副大使而家臣蔣士則逆虐用事士衆不分服日夜相告曰田中丞與博大孝敬於軍謹廉讀儒家書好言君臣事儻可依倚爲將帥乎聞者皆踴躍一朝牙旗下衆來捧附興仆地不肯起衆亦不肯去乃大言曰爾輩即欲用吾語能不殺副大使且許吾取天子恩澤洗汝痕穢使千萬衆知君臣父子之道從我乎皆曰諾遂殺蔣士則等十數人以與知留後事移懷諫於外明年歸之朝盖七年之十月四日也興乃

圖六州之地域籍其人與三軍之生齒自軍司馬已下至於郡邑吏之廢置盡獻於先帝先帝詔興以工部尚書長魏博相衞貝澶之地仍勑司封郎中知制誥裴度使於興且以錢一百五十萬緡賜其軍曲赦管内使百姓一年勿復事問耆癘賑乏困改前政之不以法者魏之人相喜曰歸天子乃如是耶興又悉取魏之僭服異器人臣所不當為者斥去之先帝曰興吾六州善心者田興也使興弘吾至正不亦可乎因名曰弘正先是魏

諸賓猶僕役也將卒無畏避弘正始求副節度以下於朝至則迎迓承奉功雖勲將莫不乘者避謁者趨付授咨度始用賓禮先是諸將之外有權者莫不拘劫妻子以爲固四方之來聘問者莫不防礙出入以爲寇士吏工賈限其往來人多懼愁稀復會聚至是皆曠然矣魏之人又相喜曰人之生不當如是耶滑以水害聞於朝請移河於衛之四十里且役衛工三萬餘詔弘正議之皆曰壞吾地役吾人以利他邑古無有也弘正曰魏於

滑信彼此矣朝廷何異焉不時興工以救人讓魏俗丕乂先帝多之以右僕射就加焉十三年又加司空以子布之會蔡有勞也是歲李師道燒河陰驚洛邑陰通元濟詔弘正誅之明年破賊五萬於東阿進收鄆之陽谷距其城四十里營焉二月壬戌劉悟斬師道加司徒平章事復歸於魏其年八月朝京師先帝待之有加焉乞留不獲詔加侍中以遣之又明年陛下以成德喪師詔弘正入焉初王武俊以戰朱滔功得有趙地傳子孫凡

三十九年矣至承宗為盧從史李師道所詿誤先皇帝征而赦之者再憂畏慼恧不克來覲既而聞陛下天覆海深悉包悉受乃果自信將朝有時未行會病將殁以志付其弟承元聽命於朝陛下語宰相曰弘正在魏吾何患焉即日内出五詔詔弘正為中書令節度於鎮且詔父子皆為帥以大其威十一月甲寅成德獻狀曰弘正自去魏魏人哭之鎮人歌之奉宣詔條除去僭異猶魏政也且臣聞之德之至者有二政之大者有三三政

一曰仁為惠政二曰法為善政三曰謙為和政二德一曰忠為令德二曰孝為吉德今弘正獻魏博六州之地平淄青四代之寇入鎮冀不測之泉可以為忠矣祖考食宗廟父子分土疆兄弟羅軒冕可以為孝矣始初山東鍵閉東縛泳而游之歌而舞之可以為仁矣始初山東逼越廢怠裁而制之舉而用之可以為法矣始初山東傲狠侵取地以讓之功以助之可以為謙矣謙法仁孝資之以忠不曰德政謂之何哉臣請奉制以一百九

十二字付守臣愬銘之石用申約束銘曰

帝命弘正予言是聽理亂有數其道甚明亂則隱約理由亂生既理復亂生於翫輕唐受天命海内承平高祖太宗不荒不寧玄宗抑厄其否乃革四十三年奄有丕宅始視燕寇胡雛弄兒雖我寵重彼將胡為所細所忽忽焉而懼四后垂顧山東不夷逮我聖父殷憂儉克乘其淫驕乃伐乃殛爾視孽孽胡為而亡僭久而大頑昏暴狂爾亦自視胡為而昌憂畏逼側永思悠長曩爾之

無今爾之有既克而有在克而守惟爾惟我而今而後爾雖穹崇無忘辱詬我雖平寧無忘燕冦銘之戒之以永聲臭

唐故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兵部尚書兼左驍衛上將軍充大內皇城留守御史大夫上柱國南陽郡王贈某官碑文銘

南陽王姓張氏諱奉國本名子良以某年月日薨于家其子岌哭於其黨曰唐制三品以上殁既葬碑於墓以

文其行我父當得碑家且貧無以買其文卿大夫誰我肯哀者由是因其舅捧南陽王所受制詔凡八通歷抵卿大夫之為文者予與馬子故聞南陽王忠功每義之然其請明日子㞋狀其故聞官閥以告曰我南陽西鄂人我髙祖盈左武衛將軍閑廐使我曽祖藺朝散大夫沙州别駕我祖景春朝請大夫太僕少卿我父南陽王太僕府君之第某子也少學讀經史子至古今成敗之言尤所窮究遂貫穿於神樞鬼藏之間而盡得擒縱弛

張之術矣大歷末始以戎服事郭汾陽於邠建中中以騎五百討希烈於蔡遭太夫人喪號叫請罷遂克終制僕射張建封以壽帥移於徐始以渦口三城授於我僕射歿而徐師亂子乘亂以自立王不忍討以師二萬歸于潤德宗異之詔召至京授侍御史復職於浙西就加御史中丞又加國子祭酒是元和之元年也二年李錡叛王擒之以獻加檢校工部尚書兼右金吾衛將軍御史大夫上柱國進封南陽郡王食實封一百五十戶遂

錫嘉名尋遷檢校刑部尚書充振武麟勝等州節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復以刑部尚書兼左金吾衛將軍御史大夫歷左龍武統軍鴻臚卿就加檢校兵部尚書轉左驍衛上將軍充大內皇城留守以疾薨壽八十三特詔贈某官我南陽郡夫人能氏祖元晧皇朝禮部尚書左金吾衛將軍進國公岌與嵩南陽夫人之二子也嵩任某官岌以某官奪喪制葬以某年月日於某地岌不肖能言先將軍之職官而不能知先將軍之勳業矣乞

為碑予按僕射張建封以貞元十六年薨於徐徐人立其子愔求命南陽王不義其所為以渦之衆盡棄去由是泗濠之守皆據郡愔不能令卒帖徐由南陽王之斷其臂也元和之二年潤帥錡求覲京師既許之不克覲辱中貴人殺其臣寮以令下楊帥鍔以叛告朝廷甚憂之初錡筦鹽於潤有年矣削虐暴狠其下甚畏之而庫庾之藏以億計潤之師故南韓晉公之所教訓弩勁劒利號為難當是時初定蜀兵始散物力未完加誅於錡

甚難之憲宗皇帝不得已下誅詔不浹日露章自潤曰十月十二日錡就擒從亂者無遺餘問其狀則曰錡既叛以是月十一日命南陽王田少卿李奉仙率銳衆以圖池南陽王喜養士又能為逆順言明日與二將誓所部迴討錡城守不敢出環其城是夕攻愈急錡衆壞散縋于城下遂就擒自是南陽王勳名顯於代性畢順不伐在振武時以檢儉同士卒勞苦居餘官皆謹慎專至如不及在朝廷十餘年似無功能者未嘗圖進取亹之

日家甚貧幾無以葬其身天子憐之廢視朝賻布帛給
班劒鼓吹以葬之嗚呼舉三十年為言其間至將相者
凡百數耳目相逺之後非其子孫能識其姓名者十不
能一二焉若南陽王縛錡棄悟全徐完潤自取爵位以
貽不朽無幾希矣俾於其墓不亦宜乎銘曰
在昔徐師知于南陽付授兵柄以俾為防徐喪其帥徐
人恃强强以悟嗣不歸其喪我欲盡殄悟亦與亡不忍
自我焚其構堂我或不去悟盡必猖斷其右臂其能久

長乃挈萬衆賓于隣疆惜果惴惴不假不狂逮及終歿
全歸其吭潤錡待我不踰于行一日叛命肆其昏荒我
乃遽取歸之天王非不可殺示人不戕報惜以惠報錡
以常稱示厚薄俾之相當克勇克義不伐不揚銘于墓
石以永無疆

元氏長慶集卷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元氏長慶集卷五十三

唐 元稹 撰

碑銘

唐故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江東道觀察等使贈左散騎常侍河東薛公神道碑文銘

天下萬族言多大冠冕人物者凡八姓薛其一也自晉安西將軍懿避寇汾陰後世子孫遂與裴氏柳氏為河

東三著姓近世諸薛羣從伯季死喪猶相功緦者數十人迭居中外要秩皆邠州刺史寶胄之二世三世孫公諱戎字元夫父曰湖州長史贈刑部尚書同母曰贈某郡太夫人陸氏尚書景融女祖曰河南縣令贈給事中𬘘河南於邠州為季子刑部五男又終郎丹終賓客擁終御史公實刑部府君第某子今尚書兵部侍郎集賢殿學士放於公為季弟公初不樂為吏徒以家世多貴富門戶當有持之者會兩弟相繼舉進士皆中選公自

喜遂入陽羨山年四十餘不出李衡為刺史能以禮下公及衡觀察江西求公為幕中賓公許衡衡遷復為觀察使齊映乞自佐映卒湖南觀察使李巽遽辟之未幾福建觀察使柳冕奏署書下詔公判冕觀察府中事累遷殿中侍御史冕俾公攝行泉州刺史事時貞元中罷重方鎮方鎮喜自用不用朝廷法公在郡用朝廷法不用冕所自用者冕惡之先是宦者薛盈珍譖馬總為泉州別駕冕諭公陷總總無罪公不忍陷冕怒并因之值

晃病俱得脫公由總以義聞晃卒閻濟美代晃使福建
復請公副團練事始受五品服濟美使浙東公亦隨副
之轉侍御史給事中穆質有直氣愛公稱於朝因拜尚
書刑部員外郎改河南令王師出征以中貴人護諸將
州府吏迎迓館穀畏不及持畚劚於道路者相接唯公
境内按故道塗無所役且制閑闠無得授留守卒壞公
制公命寘諸獄留守怒遣將率徒略出之公不與卒致
留守諸市人皆賴之遷衢州刺史到所部視前刺史所

爲皆便俗公忻然無所改不周月而政就移刺湖州其
最患人者荻塘河水瀦淤逼塞不能負舟公濬之百餘
里改刺常州不累月遽刺越州仍以御史中丞觀察團
練浙東西所部郡皆禁酒官自爲壚以酒禁坐死者每
歲不知數而產生祠祀之家受酒於官皆醨偽滓壞不
宜復進於杯棬者公即日奏罷之舊制包橘之貢取於
人耒三貢鶩者罪且死公命市貢之鶩者無所禁旬月
之內越俗無餘弊朝廷宜之積累歲不遷長慶元年以

疾自去九月庚申薨于蘇州之私第始生歲丁亥至是七十五年矣天子廢視朝使使者贈賵賻祭臨且以左散騎常侍追加焉十一月庚申洎夫人韋氏葬偃師河南府君之墓左公後娶李夫人亦又歿于天子曰沂始九歲洽次之有女四人皆及其嫁公始以隱者心為吏不尚約束不求名譽人人便安尤惡苛雜為郡時有善歸之所部縣為鎮時有善歸之所部郡是以在郡在鎮時無灼灼可驚人者然既去人思賦斂多饒裕而儉於

用予視其庫庾案牘盈羨無逋負予在中書時公既歿浙東使上公所羨之財貫緡積帛之數凡三十有九萬則其去他郡也可知矣惜乎今之人揚善政者少公既不自稱人亦莫能盡知公之所以理至於脫馬總之禍抗居守之略弛酒禁市貢橘惠施於人而歿而盈羨皆予之適知者非公之不能有以多於此也性誠厚温重然而歡愛親戚及為大官遠近多歸之衣食婚嫁之外無餘財一旦盡所有分遺親戚曰吾病矣爾輩各為歸

去資親戚故舊皆哭泣盡散去及公去越之日徒御不過數十人觀者嗟歎多出涕公為河南令余以御史理東臺自是熟公之所為又嘗與公季弟放為南北曹侍郎公歿矣非我傳信孰當傳焉銘曰

婉婉邠州厥生九子子又生孫實大以祉祉延于公有浙之東仲氏臨汝季氏南宮門户有赫有赫斯融我禄斯美我族斯豐朋舊親戚羇離困窮無遠無邇有來斯雍公之喪矣族亦瘁止分散舟車各自鄉里有今之季

悲哀不已前年孟亡今年仲死撫視遺孤瞻望墳壟何以推之古今同此貽之斯文以永來祀

故中書令贈太尉沂國公墓誌銘

長慶二年某月某日司禮氏持第一品幰弩已下備衛椎鉦鼓鳴鐃簫笳笛前導我沂國公洎某國夫人某氏合葬于某縣某鄉某里某原先是沂國嗣子肇乞予銘墓石按沂國公姓田氏諱某字某平州盧龍人曾祖璟官至鄭州別駕祖延惲官至安東都護府司馬沂國既

貴贈尚書右僕射父庭玠官至銀青光禄大夫相州刺史中丞沂國既貴贈累至司空公本諱興司空第某子幼敏雋年十八為魏博衙前都知兵馬使自是魏劇地劇職盡更之由太子賓客沂國公累加殿中御史侍御史中丞祕書監元和七年同節度副使步射之衆皆隷馬魏帥季安卒子懷諫始十餘歳惡輩樹之不累月魏法大壞一旦萬衆相叫譟皆曰田中丞當為帥公曰叱叱止止衆曰何謂也公曰爾輩牽制孺子猶一累吾焉

能受爾輩即欲受吾使用我乎皆曰諾公曰孺子之家敢有辱者死擅殺人者死掠財者死天子未命敢有言吾麾節者死訖吾世敢有不從吾忠孝者死汝輩可乎皆曰可公乃狀其事於先帝先帝大悅降工部尚書魏博相衛貝澶六州節度度支營田觀察處置制刻節以授之而又賜緡錢赦死罪復租入公乃獻地圖編口籍修職貢上吏員凡魏之廢置不關于有司者悉罷軍司馬已下皆請命於廷然後斬暴亂敘勞舊除僭異弛禁

閈家家始以燈火相會聚親戚吉凶通弔問出入無所詰魏之人老者聞見平時多出涕少者不知所以然百辟四方皆奉賀明年錫嘉名又明年加僕射十三年子布功於蔡加司空十四年帥師克東平加司徒平章宰相事八月朝京師乞侍從先帝付以山東加侍中實封以遣之十五年會上新即位成德表帥上曰非吾勲賢莫可入者轉中書令以往焉是日命子布節度河陽以張之公既入鎮去就事法猶在魏魏之人相與立石

乞文于陛下陛下詔臣稹為文以付之先是瀛之樂壽博野入於鎮公乃奏歸之長慶元年七月幽州亂公即日命將悉師麾下集於境鎮人初受制未慣用於王是月二十八日潛作亂公薨於師年至五十八天子震悼罷五日朝冊贈太尉下詔徵天下兵且命子布縗經總魏師以自報兵勢未合布寃憤自殺遂罷討三年鎮人歸其喪詔葬有加焉嗚呼魏之法虐切疑忌諸將以才多死者公既故為刺史子又多才好讀書識理亂形

勢孝友信義士衆多附服官望巳重不宜免然而晦養謹慎不下二十年訖無禍用是建大勳更大鎮模様聲名施於後世身以忠歿子以孝歿纍纍在墳下者如公幾何人公若干男若干女子布終魏博節度使子肇鳳翔府少尹子㰁某將軍子某某官子某某官女邵氏某氏婦近世勳將尤貴富者言李郭然而汾陽西平猶不得父子並世為節制公與子布同日登將壇諸子泊伯季龜緺金銀被腰佩者十數人不亦多乎哉銘曰

忠乎仁乎可以用於彼而不可用於此乎何魏人之不

我以異而鎮人之不與我為徒化萇弘而為血辨青旂

於葦蒲感異物之先兆豈人力之能圖送横之客歌薤

露于嗟沂公今巳乎

唐故京兆府盩厔縣尉元君墓誌銘

唐盩厔縣尉諱某字某姓元氏於有魏昭成皇帝為十

四世孫曾曰尚食奉御某祖曰綿州長史贈太子賓客

某父曰都官郎中岳州刺史某母曰某望閤夫人妻曰

隴西李氏女子曰某曰某女曰某君始以蔭入仕四仕為盩厔尉丁太夫人憂遂不復仕享年五十五以疾殁於衢州元和十五年四月某日歸祔於咸陽縣之某鄉某里君少孤力學通五經書善鼓琴能為五言七言近體詩事親愉愉然終身不忘嬰兒之慕奉兄恭恭然若童子之愛敬臨弟姪妻子煦煦然窮年無慍厲居官以謹廉貞順而仁愛寮友之悍誕鄙畀者游于君則必怡然無自疑于我矣嗚呼總是數者非古之所謂淑人君

子歟不壽不違命適然也是月二十一日猶子晦跪于

予曰某日孤子震襄祔事請銘于季父由是銘銘曰

或仁而夭或鄙而壽天乎不識人乎安究我之北原五

世其墓子子孫孫前後左右歿有令人乃克來祔斯焉

克終亦又何疚

元氏長慶集卷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元氏長慶集卷五十四至六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瑩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雷純

謄録監生臣錢敬熙

元氏長慶集卷五十四

唐　元稹　撰

碑銘

有唐贈太子少保崔公墓誌銘

公諱倰字徳長以孝公（按唐書崔沔官太子賓客贈禮部尚書謚孝）為從祖父則其官族可知也沔弟溥官至大理少卿溥生儀甫官至大理丞贈刑部侍郎公即刑部之第某子母曰范

陽盧氏贈本郡太君公再娶前夫人滎陽鄭之尚女後夫人范陽盧國倚女封范陽郡君七女三男三女既嫁鄭出也兩男三女出於盧逞千牛迺明經迅捝郎公以長慶三年二月四日薨於洛陽時邕里壽至七十一年官至戸部尚書贈太子少保階至正議大夫勲至上柱國爵至安平縣開國男紫服金魚之賜其尚矣葬以某年十一月之某日於某地公始以太廟郎再任為東陽主簿刺史李衡一以自得衡遷湖南賔置之府罷授宣

州録事參軍觀察使崔某狀為南陵㑹南陵賦錢三萬
稅輸之戸天地相逺不可等級由是歲累逋負人被鞭
廹而又屠牛鑄錢則殺吏卒莫敢遽止者公始至怗怗
然無約束適有屠牛鑄錢之徒敗覺者盡窟穴誅之羣
盜皆散走一旦命負擔者三四人悉以米鹽醯醬之具
寘於擔從十數輩直抵里中佛舍下因召集老丈十餘
人與之坐遍詞里中賦輸之粗等者吾不復問貧富高
下之大不相當亟言之不言罪且死不實罪亦死既言

之皆筆於書然後取所負米鹽醯醬飽所從而去又一里亦如之凡十數日盡得諸里所傳書因為戶輸之籍有自十萬錢而至於千百者有自千百錢而登於十萬者卒事懸於門莫敢隱匿者是歲前逋負盡入焉宣使駭異之當去復留者凡七載歙州闕刺史府中賓皆願去宣帥衍不遣去以公攝理之用能也累遷京兆府司録拜侍御史轉膳部員外郎轉運使官會朝廷始置兩稅使俾之聽郡縣授公檢校膳部郎中襄州湖鄂之稅

皆蒞焉且主轉運留務於江陵公乃取一大吏劾其贓

其餘渺小不法者牒按之所蒞皆震竦歲餘計奏憲宗

皇帝深嘉之面命金紫加檢校職方郎中移治留務於

揚子仍兼淮浙宣建等兩稅使尋拜蘇州刺史遷湖南

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兼御史中丞潭州刺史破壞豪黠

除去冗費歲中廩藏皆羡谥憲宗驛召至京城擢拜户

部侍郎判度支不累月會上新即位頎掌内外修奉景

陵一日下詔移五鎮幽州鎮州賜錢皆億萬郊天地上

徽名太和公主嫁可汗吐蕃請降使使者往返凡數輩幽州因將帥鎮州殺將帥食饟半天下兵自七月至十二月一出於有司則其供辦之能可知也陛下特加工部尚書以償之會鳳翔闕節度宰相奏名皆不可上曰得之矣明日出白麻書以公為檢校禮部尚書兼鳳翔府尹御史大夫充鳳翔隴州節度觀察處置使先是岐吳諸山多椽櫟柱棟之材而薪炭粟芻之類京師藉賴焉負氣勢者名為相市實出於官公則求者無所與由

是負氣勢者相與皆怨恨又無可為毀乃揚言曰以崔之峭削廉隘好是非人士衆不顧久為帥陛下一旦問宰相予雖心知其不然然亦惑於衆口卒不能堅辨上意賴上仁聖不受讒乃以公為檢校禮部尚書河南尹是後岐下諸將比比有來者予謂曰公於里閭間吾不復問矣軍怨乎吏怨乎何為謗皆曰舉其一二可知也凡軍之怨怨不均也先是岐之軍食於郡者同一斛食於省者盈一斛焉公乃歲以六十四萬斛皆給盈由是

言之怨乎哉吏之怨怨不厚也先是鄭少師得其人上吏之俸有加焉然而後鄭者輒以所加之俸管於庫其小吏以下未嘗獲一錢公乃悉出所餘命糾掾已下均取之因著令曰自是加俸貯於尹府賞信易取也人人皆便之言者歎憤多出涕理河南不旬月家家自謂有崔尹卒吏無敢入其門識事者皆曰三五十年無是尹都者是歲七月抗疏言臣七十當致仕詞意不可遏朝廷嘉之拜戶部尚書以遂志近世未有心膽既强聲勢

方穏而能自引去者明年春暴疾薨于家予與公更相知善有年矣公氣性剛方理家理身廉儉峻直頗有文章考公之所尚仁孝友愛内外死喪婚嫁之不能自持者莫不巳任之嘗以戸部侍郎為其兄乞換一散品致仕官天子憐其意特以太子諭德與其兄至於親戚僚友間無所闕由是議論不能饒借所無者而所無者亦以起畏避之為理尚嚴明勤於舉察胥吏輩始皆難於公然而終卒無大過詞色朗厲若不可支梧然而下

於已者能以理決之無不即時損已見此其所多也銘曰

勇怯聲佞直特勁正根乎性抑厄病横耇壽景戚由乎命我以其勁齒與位併銘于子孫用我為鏡

唐故中大夫尚書刑部侍郎上柱國隴西縣開國男贈工部尚書李公墓誌銘

按李發事魏為横野將軍申國公十一世而生有唐綏州刺史明明生太子中允進德進德生昌明令珍玉珍

玉生雅州别駕贈禮部尚書震公即尚書第三子諱建
字杓直始以進士第二人試校祕書郎判容州招討事
復調為本官會德宗皇帝選文學公被薦上問少信臣
皆曰聞而不之面唯宰相鄭珣瑜對曰臣為吏部侍郎
時以文入官當校祕書者八其書則馳他人書建不馳
故獨得上嘉之使居翰林中就拜左拾遺會德宗皇帝
崩鄆帥檀師于曹詔歸之公不肯與姑息時王叔文恃
幸與公意不隨卒用公意鄆果怙後一年司直給事府

會朝廷以觀察防禦事授路恕治於鄜恕即日就公求
自貳降拜六而後許詔賜五品服供奉殿中以貳馬會
恕復取不宜為賓者公罷去歸為殿中侍御史有詔天
下俟三節來獻先是襄帥均裴均獻在邸亟相命俟節以
獻之公力爭不可意作謬官詩尋為員外比部郎轉兵
部吏部始命由文由部而仕者歲得調編類條式以便
觀者罷成勞書凡成否之狀急一月人皆便之遷本曹
郎換兵部郎中知制誥丞相視草時微有竄益遂不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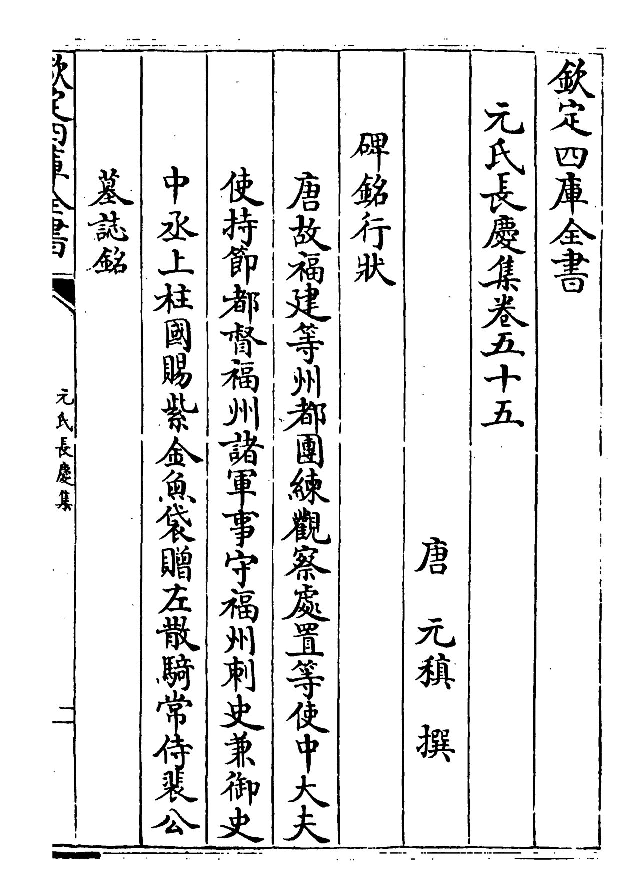
出樂為少京兆會仲兄尚書遜被口語高霞寓與吴元濟戰敗言為遜所撓下遷太子賓客更貶恩王傅上疏明白出刺澧州入以亞太常於禮部中覈貢士用巳鑒取文章選用多薦説者遂為禮部侍郎遷刑部權於吏部郎數月一夕無他恙而奄忽將盡舉族環之請召呪妖巫揺首若不欲者寡嫂至斂衣若禮焉竟不克言而遂薨年五十八是歲長慶元年之二月二十有三日也上為之一日不視事以工部尚書追命之後四月祔先君於鳳翔府某縣某鄉某里實

五月之二十有五日夫人渭源縣君房氏容州濟之女在太尉琯為猶孫生五男長曰訥始二十朴愘慤碩次第焉二女皆十年而下長於議論用體識為文章於朋友間好盡言然而未嘗以勝負形喜慍進退之際幾微不茍受官法與操行牢不奪亦未嘗皎皎自辨性潔廉而沓貪有才者皆進之考行取友甚峻能鉥兩人倫而謟諂者莫見其厚薄終肯延薦人常為諱避其短善承受得喪故没身無誕歎之言没之日會上合百辟宴御

史吏驟聞其喪聞者皆怛然愛惜無異詞公始校祕書時與同省郎白居易元稹定死生分至是稹與白哭泣不自勝且相謂曰杓直常自言在江陵時無衣食賴伯兄造焦勞營為縱兩弟游學不數年與仲兄遜舉進士並世為公卿而伯兄先杓直歿今杓直復不以疾聞於許一旦發其喪其兄何如哉許信至果誨其猶子訥曰爾父有不朽行宜得知者銘吾悲撓不忍為爾其告若父之執子訥遂來告曰為誌且銘銘曰

日出入安歸今日之日是前日耶非君去此安之念君夢君兮是君耶非之死信冥冥兮安用銘此為死而尚可識兮魚膏大夜安忍覯此詞

元氏長慶集卷五十四



元氏長慶集卷五十五

唐 元稹 撰

碑銘行狀

唐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中大夫使持節都督福州諸軍事守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裴公

墓誌銘

公諱某字某河東聞喜其望也唐故長安縣令諱安期贈左散騎常侍諱後已贈工部尚書諱郜其父祖其曾也贈晉陽縣太君王氏其母也故清河縣君房氏其室也昭應縣令稷虔州刺史隱盩厔縣令及其季也進士誨進士譽其子也辛少穆李堯年陽觀李及其壻也參軍於彭尉於雒丞於湖城復尉於奉先主簿於太常録事於華戶曹於京兆檢校水部員外郎侍御史佐於襄令於醴泉檢校庫部員外郎侍御史兼中丞團練觀察

於福建其官也中大夫上柱國紫綬金魚其階其勲其賜也歲某月之某日癸卯某月之某日甲辰某月之某日其始其瑩其葬也某縣某鄉某里之某原其墓也少好學家貧甘役勞於師雨則負諸弟以往卒能通開元禮書中甲科在湖城時杖刺史若初寵卒返致若初謝在華時會刺史故相郢將至舊法盡取行器於人公不取給官司所有粗陳之其他廉法不撓皆稱是刺史郢卒以上下考訓之初狀請白京兆尹於陵由是奏為劇

曹掾佐襄時新換帥公為新帥均馳撫其師會衆卒將食舊帥賓公過之不果食既而均至傲狠不用禮公去之在坊時歲旱廪庫空少不數年皆羨溢在鄭時朝廷有事淄蔡驢車粟芻一出於鄭均次征役征人用不擾義成節度光顔將出師乞自副且專留事訖師還不絶糧饟義成换帥仍為副皆帶刺史事理鄭凡三年鄭人宜便覲察福建時遠俗佻剽食稅重繁急則散去緩則偷苟持之五載不失所逮其就徵内外以才自許為劇

職者皆開路不幸薨於楊天子聞之罷一日朝降使者賻粟帛仍以左散騎常侍追加焉予與公姻懿公繼室裴氏相習熟及予來東自謂與公會于途晨涉淮而夕聞其訃其子誨雅知予有舊因請銘大凡公之行孝愛友順顯揚前人冬曹晉陽寵備幽穸而又勤盡讓不為競爭官卑時多為官重者所與居重官人皆以經慣吏理為美談不如是安能富貴其身哉銘曰

實而無文行則不振不有好辭安知令聞我有祿位榮

于子孫亦又記誌其期不泯

故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徒兼太子少傅贈太保鄭國公食邑三千戶嚴公行狀

曾祖方約皇利州司功參軍贈太常少卿

祖挹之皇徐州符離縣尉

父丹皇殿中侍御史東川租庸鹽鐵青苗等使贈禮部尚書

某州某縣某鄉某里嚴某字某年七十七

公少好學始以大歷八年舉進士禮部侍郎張謂妙選時彥在選中不數年補太子正字歷櫟陽尉試為大理評事福州支使復以監察裏行為宣歙觀察判官轉殿中兼侍御史充團副加檢校著作郎賜章服入拜尚書刑部員外郎一年轉太原少尹賜金紫尋加北都副留守兼御史中丞又加行軍司馬檢校司封郎中特命為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工部尚書河南節度支使營田觀察處置等使兼太原尹御史大夫北都留守再命加檢

校尚書右僕射三命加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尚書左僕
射扶風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四命加檢校司空始特
命至是凡九年朝京師真拜尚書右僕射依前檢校尋
以檢校司空拜荆南節度觀察支度等使兼江陵尹御
史大夫進封鄭國公食邑三千户後累歲遷山南東道
節度觀察處置支度營田等使兼襄州刺史司空大夫
皆如故就加淮西招撫使徵拜太子少保依前檢校司
空換檢校司徒兼太子少保判光禄卿事復換太子少

傳依前檢校司徒疾告久之有司上言百日不視事當
絶俸特詔有司無絶俸長慶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薨於
家上為一日不聽朝詔贈太保出内帛以贈賻之恩有
加也初貞元中宣歙觀察使劉贊以公勤信精盡深所
委異十年之間政無細大一以咨之及贊府除掌贊餘
務德宗皇帝善公之所為是有刑曹之命且欲任用焉
會太原節度使李説嬰疾曠廢遂命副助之其實將代
説矣公事説愈謹待下愈謹及説薨而人人皆願為帥

德宗皇帝因人馬元和初楊惠琳反於夏公上言曰陛下新即位惠琳不誅威去矣臣請偏師斷其頭優詔許之公乃秣芻以載於車㳟糧以曝於日齎輓輕重人利百倍惠琳誅是有金紫大夫尚書左揆開國扶風之命馬明年賊闢刼蜀兵以叛詔公分師以會伐今司空光顔將往會公乃悉出帳下衞以驍果之柄以付之然後豐其資賞副以𤋮乘涉棧道者五千餘騎人無徒步而進者馬有羨力兵不勞困蜀人駭竄自我功為多役罷

是有檢校司空之命馬公之始帥太原也內外乘馬不過千餘匹三年皂而秣之者六千匹出之於野者以萬數及命十不失一二焉嘗大閱於并城東種落畢會旗幟滿野周迴數十里不絶時田鶻梅緑將軍來在會聞金鼓震伏其在江陵也蠻酋張伯靖殺長吏刼據辰錦諸州連九洞以自固詔公討之公上言曰緣谿諸蠻狐鼠跧竄王師步趨不習嶔崄泝水行舟進寸退里晝不得戰夜則掩覆攻實危道招可懷來臣今謹以便宜未

宣討詔先遣所部將李志烈齎書諭旨俟其悛心不十餘日伯靖果以隸黔六州之地乞降于公天子褒異一以委公公命志烈復往伯靖遂以其下舒秀和等來就戮詔公皆署麾下將以撫之由是六州平而伯靖亦卒為我用荆俗不理室居架竹苫茅卑庳褊逼風旱摩戛熇然自火公乃陶瓦積材半入其直勉勸假借俾自為之數月之間屋閈如化災害減少人始歌之及朝廷有淮蔡之師乃命公為襄陽節度以招撫之既至再旬而

王師濟漢器械車徒皆若素具俸秩廪禄一以資軍公之大槩推誠孚下善用人之所長故誅琳破闢柔伯靖秀和皆談笑指麾而人人自輸其効理身理家和易孝敬親喪不自愛事兄嫂有過人者前後四顯親而先府君位尚書先夫人封虢國朋友姻戚泳游於德宇者如歸焉自始建府選將開幕壁於今纔二十年矣目擊為將相者逮不肖凡九人焉其餘從公而同奉朝請者可知矣公之先自兩漢至隋氏郡守列侯駙馬御史郡丞

將軍刺史著作郎數百年冠冕不絶代若公之出入更踐位與壽極其上無如也高祖協貞觀中文皇征遼為海東運糧使洮州都督自高祖至王考禮部府君為政皆嚴明無趨避初府君為松滋江陵令恃豪賴軍目氣勢者比比皆杖殺邑人相與刻石歌詠之先是開元天寶間安之尉京劇𢘅之吏右職破壞豪黠如神明至是挺之子武伯府君又著稱有唐言剸斷者先嚴氏焉自公始用儒素謙廉見推於早歲及為大官益自勞謹貴

貴尊尊而哀賤下於巳者雖走胥負卒幼子童孫終不得聞辱詬之言而窺怠墮之容矣用是享年七十七仕五十年一為尚書三歷僕射六兼大夫五任司空再踐司徒三居保傅階崇金紫爵極國公判幷襄皆天下重地也繼為統帥者十有四年前後奏名刺舉百辟以慰慶吉凶者凡八載然而褫免之誚不聞於耳憂悔之緒不萌於心非夫上取信於其君下取信於其友權近不疑於畏逼戎旅賴我以安全其孰能如此哉詩所謂終

温且惠淑慎其身於實敢信備錄閒諸有司謹狀上尚
書考功稹從贊無狀孤負明恩天付郡符官未稱責日
夜憂畏豈暇為文無何太保公諸子以稹門吏之中恩
顧偏厚且狀官閥且訃日時顧布有司以旌懿行其間
親承講貫子孫不得而聞者往往漏略恐他人纂撰益
復脫遺感念𥨊懷遂書行實其所行事由荆而下皆所
經見由荆而上莫非傳信飾終定謚期在至公謹狀

元氏長慶集卷五十五

元氏長慶集卷五十六

唐　元稹　撰

碑銘

唐故使持節萬州諸軍事萬州刺史賜緋魚袋劉君墓誌銘

歲長慶之癸卯五月日乙亥處士禄汾以予友保極喪訃於予且告保極遺意欲予誌卒葬予哭泣受妻子賓

友弔又哭泣退叙事保極諱頗姓劉氏漢燕王子孫之在其國者皆稱昌平人後世有清夷軍使拯為清夷軍使時會侯希逸叛遼海側近軍郡守將皆棄走拯獨不棄軍軍亂害及拯朝廷忠之以平州刺史告其第平州生表裏表裏官至深州長史亦用忠戰死於軍長史生子騫子騫官至銀青光禄大夫唐州刺史與周増等謀潰李希烈覺皆殺之君實唐州之長子希烈不忍其幼養之麾下凡攻戰必攜去年十四五始讀書希烈死得

脫舉進士文詠詞調有古時人氣候不肯學戲戲近一
題者試一不中遂不復試復田於唐唐刺史願得君為
壻君不願為刺史壻刺史怒暴租其田君乃大集里中
諸老曰刺史謂田足以累我耶由是火其居出券書投
火中盡畀諸老田棄去汝上讀書賦詩厚自期待刺史
陸長源器異之三十餘試授祕書省校書郎復以協律
郎從事於鄜元和初高崇文方下蜀宰相杜黃裳以君
為大理評事畫於軍後為壽安主簿適烏重胤以懷汝

之師來伐蔡請君為監察御史判懷汝營田事尋改節度判官賜章服是時賊始蹙陳許懷汝之衆怯怯未振舉都統韓弘在大梁君乃請於烏曰青陵故城地高要得之可以據賊矣公能使我於韓可以得烏使之韓一見竒之竟夕與語遂命陳許懷汝大梁之衆據青陵尅日遂據之自是官軍乃大振凡烏之戰陣謀取案牘書奏之事皆咨之嘗為烏啟事京師憲宗皇帝語及陣法曰卿何以知戰對曰臣固淮西之戰者也讀書餘事耳

遭太夫人喪服闋以從來所賦詩投宰相令狐楚楚屢吟賞於有文章者宰相段文昌在蜀時愛君之磊落善呼吸人遂相奏天子以君為殿中侍御史銀州長史知刺史事先時銀之長不命於朝數十年矣諸將攝理奪其馬牛夷人苦益復叛遠君始受命指贏輸之白四足者謂予曰君為我識之此馬苟無死不復易矣至所治党項諸羌來會聚君告以忠信廉儉皆出涕無敢違告者歲餘受代酋長拓拔建宗等七百餘衆遮擁不欲去

君馳去之建宗等稍稍隨至境果以羸輸之白四足者歸京師自外無餘畜及君之歿諸羌之長不絕聘尋授河西令侍中弘方在蒲得君喜甚因請自貳朝廷以水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充河中節度副使又歲餘君所善元稹為宰相朝謂君曰君將展矣亟薦之稹竟不能用尋除萬州刺史病於汝竟以長慶三年某月日卒所寓年若干以某月日葬某所君五男二女李氏婦洎處子皆女也統明既明越明坎明總明皆男也處士祿汾始

終視其喪始君善交人凡氣志豪健尚功名者多師之

投分誓且死爲牧長用慈儉閭里皆愛惜少爲陸尚書

長源李尚書元素鄭司徒餘慶杜司空黄裳所知犀公

更處重位君亦不能遂所欲烏之知且委也事以喪廢

韓之器且薦也卒不獲用命也已予爲監察御史時始

與君更相許與爲將相予果爲相而不能毫髮加於君

非命也予罪也抑不能專善善惡惡之柄耶不然何二

世死忠之家既生如是之傑而卒不能成就之嗚呼銘

曰
氣成鬱噎必為風雲有志不洩死當能神神固不昧故
吾有云天子思我朋嫉我思雖我頽蹙我心不泯誓致
堯舜封山侍巡慟告君墓報君知人

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并序

敘曰予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總萃焉始堯
舜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歴夏殷周千餘
年仲尼緝拾選揀其幹預教化之尤者三百其餘無聞

馬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以還採詩之官既廢天下妖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逮至漢武賦柏梁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為五言雖句讀去聲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詞意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為而為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横槊賦詩故其抑揚寃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槩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

以簡慢歙習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為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官學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為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閒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

沈宋古傍蘇李氣奪曹劉掩顔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茍以為能所不能無可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予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摸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

況堂奥乎予嘗欲件析其文體別相附與來者為之准特病嬾未就適子美之子子嗣業啟子美之柩襄祔事於偃師次于荆雍知予愛言其大父為文拜予為誌辭不可絶予因係其官閥而銘其卒葬云係曰

晉當陽成侯姓杜氏十世而生依藝令於鞏依藝生審言審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閑為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竒之命宰相試文文善授甫曹屬京師亂步謁行在拜左拾遺歲

餘以直言失官出為華州司功尋遷京兆事旋又棄去扁舟下荆楚間竟以寓卒旋殯岳陽享年五十九夫人弘農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終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殁命其子嗣業嗣業貧無以給喪收拾乞匃焦勞晝夜去子美殁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為難矣銘曰

維元和之癸巳粤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於首陽之前山嗚呼千歲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

元氏長慶集卷五十六

元氏長慶集卷五十七

唐　元稹　撰

碑銘

唐故朝議郎侍御史內供奉鹽鐵轉運河陰留後河南元君墓誌銘

有魏昭成皇帝十一代而生我隋朝兵部尚書府君諱某後五代而生我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府君諱某君

即府君之第二子也諱某字玄度娶清河崔鄴女生四子長曰易簡滎陽尉次從簡曲沃尉次行簡太樂丞幼弘簡長女適劉中孚中孚早卒次嬰疾室居次適蘇京舉進士次適李殊殊妻早夭君始以恒王參軍附太學治春秋中授左清道府録事參軍歴湖丞秩罷丁比部府君憂服闋調興平長安萬年尉丁滎陽太君憂服闋除萬年丞遷監察御史知轉運永豐院事殿中侍御史留務河陰加侍御史賜緋魚袋元和十四年以疾去職

九月二十六日歿於季弟虢州長史稹之官舍嗚呼我尚書府君有大勲烈於周隋氏我比部府君積大學行搢紳間我諸父法尚嚴家極貧而事事於喪祭賓客雖帚除薪水不免於吾兄貞元初蝗且儉我先太君白府君貨女奴以足食君泣曰太夫人專門户不宜乏使令取新婦氏媵婢以給貨向是三十年養育八男女始元和中乃復奴婢之籍焉先府君叢集羣言裁成百葉書抄君懼不得授乃日一食以齋其心者一月先太君憐

而請焉由是盡付其書是歲貨婢足食之一日也日一粥而課寫千言三歲乃卒業先府君棄養之歲前累月而季父侍御史府君捐館予伯兄由官阻於蔡叔季皆十年而下遺其家唯環堵之宫目皆曰貨是以襄二事可也君跪言於先太君曰斯宇也尚書府君受賜於隋氏乃今傳七代矣敢有失守以貽太夫人憂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由是匍匐乞以終其喪自興平長安萬年尉俸不過三四萬然奉顔色潔礿祀備吉凶來賓客無

遺馮均也已雖遊千里貿費毫釐未嘗不疏之於書還
啟先太君下示仲叔季且曰尊夫人慈不我責不如是
自束陷不義矣其在于京邑專捕盜者八年破囊橐掘
盤牙不可勝數莫不刑者不懲强者不暴其在河陰也
朝廷有事於淄蔡累百萬之費一出於是朝令朝具夕
發夕至者周五星歲而後功成役罷凡主供饋之百一
於君者皆以課遷唯君終不言賞賞亦不及嗚呼君之
生六十七年矣四十年事親無一日之怠三十年養下

無一詞之倦撫諸弟無正色之訓而亦不至於不恭教諸子無鞭笞之責而亦不至於不令以閒處劇而吏不忍欺以直立誠而忤不及物沒之日三子不待無一言之念知叔季之可以教姪也室空牆壁無一顧之憂知叔季之可以任喪祭也嗚呼愛我者張仲知我者鮑叔予生幾何懼不克報或不忘記之斯文銘曰

唐元和之已亥惟孟年十一月十六日仲月之良辰合葬我元君于咸陽縣之洪瀆川從先太君之後域而共

閼于夫人崔之墳

唐故建州蒲城縣尉元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莫之有魏昭成皇帝十七世而生某官某君即某官之次子也少孤母曰渤海封夫人提捧教訓不十四五其心卓然讀書為文舉進士每歲抵刺史以上求與計去且取衣食之資以供養意義漸聞於朋友間無何宗姪義方觀察福建子幼道遠自孤其行拜言勤求請君俱去太夫人曰吾有爾兄養足矣爾其遂行旋

授建州浦城尉宗姪之心腹耳目之重以至閨門之令盡寄於君上下無怨誠且盡也又無何宗姪觀察鄜坊君亦俱去心腹耳目之寄皆如初宗姪歿子公慶號駭迷謬無所據君自始至卒任持之公慶事公雖及喜慍不敢專元和中君封夫人喪痛毒哽咽結氣膏肓既喪遂卒不散十五年八月二日終于京城南享年五十八公慶襄其事夫人濮陽吳氏賢善恭幹生一女女亦惠和天君前累月嗚呼吳夫人可謂生人太苦矣予與君

伯季之間十歲相得師學然諾出入宴游無不同也及
逾三十年予亦竊位偷名官進不已然而終無濡縷之
力及於君君何足悲適自悲耳銘曰
維元和庚子十一月之四日禽交加六神沒于嗟元君
歸此室

元氏長慶集卷五十七

元氏長慶集卷五十八

唐 元稹 撰

碑銘

夏陽縣令陸翰妻河南元氏墓誌銘

陸氏姊事父母以孝聞事姑如事母善伯以悌順如事兄睦族以惠和煦下以慈愛四者謂之吉德然而不壽也嗚呼享年三十有一歿世於夏陽縣之私第是唐之

貞元二十五年十二月之初五日也冬十月十有四日
葬於河南洛陽之清風郡平樂里之北邙原從祖姑兆
上永貞之元年歲乙酉朔旦景申辰在巳酉須時順也
始祖有魏昭成皇帝後失國今稱河南洛陽人焉六代
祖諱嚴在周為內史大夫以諫在隋為兵部尚書昌平
公中古君子曰忠之後必復降五世而生我皇考府君
府君諱某以四教垂子孫孝先之儉次之學次之政成
之當乾元廣德之間郡國多事由雲陽昭應尉馮翊猗

氏長遷于殿中侍御史或未環歲或未浹時而五命自
天非夫公不來則人不蘇公不遷則善不聳何是之速
也董芳書奏議者凡八人其在比部郎中也宗人得罪
有不察夫玉與珉類而不離者屈我府君為虢州别駕
累遷舒王府長史至則懸車息休宴如也嘗著百葉書
要以萃羣言祕牒一開則萬卷皆廢由是懼夫百氏之
徒一歸於我囿所不樂也故世莫得傳焉德業至矣不
峻其位不流其化時哉時哉我外祖睦陽鄭公諱濟官

族甲天下我太夫人聖善六姻咸重焉以憫默罰婢僕傭保以莊勵為鞭笞用至於兒稚不能夏楚而嗃嗃於他門肆我伯姊穆其嚴風柔以慈旨於人為克肖矣生十四年遂歸於吴郡陸翰翰國朝左侍極兼宰相信之玄孫臨汝令祕之元子魏出也魏之先文貞有匡君之大德翰少孤事親以至行立釋褐太平主簿我姊由是而歸之逮陸君之宰夏陽也事姑垂二十年矣姑愛之若慈母婦敬之若嚴君雖毋兄之饋不授於姑則不至

而况於私其財乎閨門之内未嘗以往復之言閙婢僕而况於相色乎及太夫人之沈痼也夫人亦不利行有年矣然而藥不嘗於口則不進衣不出於手則不獻冬之夜夏之日環侍其側者二三歳衣不釋體倦不形色曾不以巳之疾為瘉矣嗚呼閔之養其親也方於此何如吾不知也至於陸君之在疚也克哀敬以終養之舊疾暴加不數日而不作陸君縻職他縣至則無及矣將訣之際子號女泣問其遺訓則曰吾幼也辭家報親曰

短今則已矣不見吾親親乎親乎西望而絶痛夫孝於
親敬於姑順於夫友於兄弟辭世之日母不䕶撫夫不
及決兄不得臨弟不得侍天乎淑善反以為罪乎二女
曰燕曰迎兩男師道嶠夫人兄沂兄秬弟積弟穎或游
遠或守官或歸養皆不克會葬陸君先是職于使又不
克董喪從父季真以二子襄事禮也後尊夫有命于小
子穎曰吾大懼夫馨香之行莫熾于後爾其識之是用
銜恤隕涕纂銘于壙銘曰

嗚呼有唐陸氏孝夫人元氏之墓

唐左千牛韋珮母段氏墓誌銘

唐少保贈僕射韋公幼子左千牛珮母曰武威段氏故衢州司田叅軍岌之弟二女也其四代祖襃國公揚州都督贈輔國大將軍生曾祖宣州長史諱弘珪生大父鄜州刺史諱懐本先是僕射裴夫人早世女抱子幼思所以仁之者命主養之始長安令至於都留守持門户主婚嫁者殆十五歳當貴大之家處謙謙之勢然而不

愆不德禮得其宜信難矣今僕射喪益不失非盛勲烈之後其孰能如此哉元和四年九月十九日暴疾終于履信第享年四十定其年十二月二日葬于河南縣龍門鄉之午橋村凡韋氏之族姻聞其喪莫不親者逬踈者歎不亦善處其身哉故僕射諸子洎諸女皆服兄弟之母服而哀有加焉始予亡妻生不月而先夫人歿免水火之裁成習柔之性用至於粧櫛針組書誡琴瑟之事無遺訓誠有以賴焉是以予妻之言於予曰離則思

思則夢夢則悲疾則泣戀戀然予不知其異所親矣決予之際切以始終於敬為託焉今日之誌其終乎銘曰母以子貴貴必因人人本乎祖祖感厥勲昔我稚室懷其仁仁莫之報沒沒而有云今復泯矣報之斯文

葬安氏誌

予稚男荆母曰安氏字仙嬪卒於江陵之金隈鄉莊敬坊沙橋外二里嫗樂之地焉始辛卯歲予友致用𢡟予愁為予卜姓而授之四年矣供侍吾賓友主視吾巾櫛

無違命近歲嬰疾秋方綿痼適予與信友約浙行不敢私廢及還果不克見大都女子由人者也雖妻人之家常自不得舒釋況不得為人之妻者則又閨袵不得專姤於其夫使令不得專命於其外禮儀不得以尊卑長幼之序加於人疑似逼側以居其身其常也況予貧性復事外不甚知其家之無苟視其頭面無蓬垢語言不以饑寒告斯已矣今視其篋笥無盈餘之帛無成襲之衣無帛裏之衾子雖貧不使其若是可也彼不言而予

不察以至於其生也不足如此而其死也大哀哉稚子荆方四歲望其能念母亦何時可成立則不能使不知其卒葬故為誌且銘銘曰

復土之骨歸天之䰟亦既墓矣又何為文且曰有子異日庸知其無求墓之哀焉

元氏長慶集卷五十八

元氏長慶集卷五十九

唐 元稹 撰

祭文

告贈皇考皇妣文

嗣子稹等謹以常饌嘉蔬之奠敢昭告于皇考贈右散騎常侍皇妣贈滎陽郡太君今皇帝二月五日制書澤被幽顯小子稹忝奉班榮得用封贈越七月二十八日

乃詔先夫人曰滎陽郡太君洎八月之九日復詔先府君曰右散騎常侍祇命隕越哀號不逮追念顧復若亡生次惟積洎稹幼遭閔凶積未成童稹生八歲蒙騃孩稚昧然無識遺有清白業無樵蘇先夫人備極勞苦躬親養育截長補敗以禦寒凍質價市米以給晡旦依倚舅族分張外姻奉祀免喪禮無遺者始從兄集得尉興平然後衣服飲食之具粗有准而猶畢薄儉貧給不假足慈訓備至不肖乃立積初一命稹始奉朝供養未遑

奄爾遺棄疊罪不死重羅纓裳遷換因循遂階榮位大有車馬豈有俸秩書扇雖存舊老已盡顧是所有將焉用之嗚呼生我者父母享此者妻子勤頼者兄嫂優餘者婢僕追孝不過於一奠薦寵不過於揚名哀哀劬勞亦又何報摧圮殞裂酸傷五情謹於先太君載誕之日祇告贈典并焚黄制以獻號慕及痛肝心伏惟尚饗

告贈皇祖祖妣文

孝孫稹敢昭告于皇祖陳州南頓縣丞贈尚書兵部員

外郎府君祖妣贈晉昌縣太君唐氏惟元統運营宅區夏選諫賢善俾公彭城公實能德延于後嗣降及兵部為隋巨人抑揚直聲扶衛衰俗戶部績紹傳于魏州藴鬱懿粹族用繁昌始兵部賜第於靖安里下及天寶五世其居冕昇駢比罷列省寺一日秉朝政者凡十四五叔仲伯季姊妹諸姑洎友壻彌孫歲時與會集者百有餘人冠冕之盛重於一時燕冦突來人士駭散舊籍殘削龜緄用稀我曾我祖仍世不偶先尚書盛德大業屈

於郎署小子稹蒙幸餘福據有方州今皇帝嗣位之初澤被幽顯尚書府君洎滎陽郡太夫人當進封贈小子稹伏念先尚書嘗以比部郎乞换追命朝列不許大孝莫申是用追述先志乞回恩於祖父祖妣是歳八月十八日詔以兵部員外郎晉昌縣太君來告第稚慕感咽五情傷殞謹以仲冬日至修奉常薦焚獻制書昭告神几伏惟尚饗

告祀曽祖文

孝曾孫稹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曾祖岐州參
軍府君禮稱礿禘烝嘗一歲用是四者而已唐制位五
品皆廟祀廟祀亦以求吉日其餘未廟祀者各奉家傳
疎數每異昔我先府君深惟孝思終已不怠每歲換正
至涉佳辰覩兒孫賓遊相會聚未嘗無悲是用日至暨
正旦仲夏之五日季秋之初九莫不修奉祠祀以達事
生之意焉逮小子稹冐華官榮當立廟以事先人於京
師會值譴出未果修構宗子積牧民於金復不克以上

牲陪祀每衣裘葛酸傷五情今謹依約廟則每歲以二
至二分曁正旦與宗積彼此奉祀於治所始用變禮不
敢不告伏惟尚饗

告畬三陽神文

維年月日通州司馬稹用肴酒為州人告于畬三陽之
神圖籍鐫載耆艾傳述通之戚時戸四萬室耕稼駢緻
謡謳湧溢壓閈珠玉樓雉丹漆孝順子孫康能吏卒軒
然神功坐受嘉粟政式不虔人用不謐奪富撓豪軋窮

役疾弱者逋措悍者憤怫饑饉因仍盜賊倉卒閭落焚
燔城市剽拂人民遂空萬不存一神居毁蕩神氣蕭颾
再完陋宫榻不容膝僅有雞豭無復芬苾豺虎號噪麋
鹿幽噎厲鬼癉人貪吏殄物闤闠丘墟門户蒿萆神又
何情受人祈乞嗚呼罔天軸地羅星走日水火炎潤原
隰生出古不獨加今不獨屈化由人興胡不為宰我試
兹邑星歲三卒熟視民病飽聞政失自喪守後月環其
七弊深力薄未暇纖悉都虛廬持先後排比附防風俗

簡用紀律功不甚農虛不勝實乃勸州人大課芟鉏人人自利若受鞭秩旋六十里功旬半畢嗚呼教則人功理有陰隲農勸事時賞信罰必市無掠奪吏不侵軼非神敢煩在我有術雷蟄雨枯蒸頹暘鬱引導百來呵厲四逆非我敢知有神之吉惟我惟神各恤其恤神永是邦我非常秩繼我者誰為神斯慄尚饗

告畬竹山神文

稹聞天好平施而時累山嶽許其嵩崇聖王亦視之公

侯不惜牲幣蓋以其鎮定區宇舒貯風雲毓櫟櫨楝礎
洎百穀萬貨以資養於人也至於蒙翳薈羅惡木穴窟
虺蜥虎豺迎礙呑噬以遂其高傲堅頑之勢非天意也
按通之載號神為名山川且邇邑屋而扶道途然而不
砟不獲不礎不柱蒺集軀蟒蔽弊道路將五十年矣實
人力之不足於山也非神之過今天子斬三叛之明年
通民畢賦用其閒餘夾津而南開山三十里為來年農
種張本自十月季旬周甲癸而功半就郡司馬元稹率

屬攸置酒肴以告于神曰通之邑居纔二百室一旦為神翦翳穢戮豺狼幅員六十里之地亦足為用力於神其戒哉敬用嘉祝祝曰為山輸力為民豐食廩以萬億蟊賊以殛報用黍稷謐用正直播布不殖淫厲不息風雨不忒假縻不比俾民無得將他山是啬棄神之域為神之羞永永無極神其畏哉尚饗

報三陽神文

維年月日文林郎守通州司馬權知州務元稹謹遣攝

錄事參軍元叔則以清酒庶羞之奠以報于三陽神之靈越九月始踐朔霖雨既旬式從榮典俾吏拜稽首祈三辰克霽于神神初饗若不踰祈幽妖靈虵不克庶貿輸穫熟者頼神之仁仁必報式備報典不敢諼伏惟尚饗

祈雨九龍神文

稹始長慶二年夏六月相天子無狀降居于同愁懟焦勞求念隱思有以報陛下莫大之恩涉歲于兹理用不

效冬不時雪春不時雨越二月宿麥不滋禾耜不剌大
懼兹歲患成于人以羞陛下之奬寄刻責罪悔罔識攸
由凡天降疵厲必因於人豈予心之虛削孤獨依倚氣
勢耶將予刑之僣濫失所寃哀無告耶或予政之抑塞
和令閉洩閉藏耶舉動云為罔不在我神怒天譴降災
于我身我不敢讓今夫蠢蠢何罪物物何知使不肖者
長理而災害隨至無乃天之降罰不得其所耶痛毒惻
怛無所赴露惟龍司水于同同人神之謹齋戒沐浴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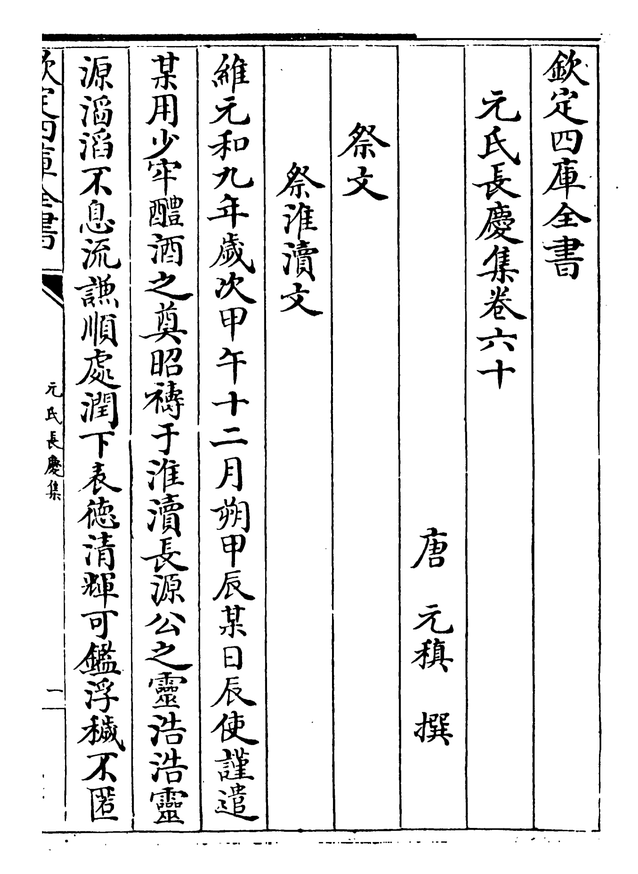
首揮淚顧以小子稹為千萬請命于龍龍其鑒之克三日雨我田疇其有以報不然災于予身亦足以謝伏惟尚饗

報雨九龍神文

同州刺史元稹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九龍之神是月巳巳刺史稹以二從事嘗受塵露百里詣龍為七邑民赴訴不雨予固懇惻言訖涕下親為龍言龍意享若是夕而應庚午而降辛未而洽癸酉而饫甲戌而霽

乙亥丙報報典不渝龍祐宜永訖是嘉穀勿旱勿霪歲其有成無忌龍德尚饗

元氏長慶集卷五十九



元氏長慶集卷六十

唐 元稹 撰

祭文

祭淮瀆文

維元和九年歲次甲午十二月朔甲辰某日辰使謹遣某用少牢醴酒之奠昭禱于淮瀆長源公之靈浩浩靈源滔滔不息流謙順處潤下表德清輝可鑑浮穢不匿

月映澄鮮霞明煥栬經界區夏左右萬國百川委輸萬靈受職越海貢誠載舟竭力明哲用輿亾戾潛殛渺爾吳頑陵然蠢賊鴟張蔡郊蟻聚淮側喪父禮虧干君志愎天子命我滌除妖慝卒乘桓桓戈鋋巖巖雷淬爪牙雷憤胸臆王心示懷士翦猶抑柔叛布衷取順捨逆咨爾有神逮爾有極彼暴我仁彼枉我直歸我者昌倍我者鬬不斷祠祀不湮溝洫不殄渠魁不虐畏逼不進梯衝不耀矛戟火滅燎原人歸壽域然後潔神牛羊奉神

黍稷告神有成謂神不惑尚饗

祭翰林白學士太夫人文

維元和六年七月某日文林郎守江陵府士曹參軍元稹謹遣弟某姪男衹酌捧饌敢昭告于白氏太夫人之靈嗚呼分同伯仲古則拜親既陪長幼之列遂生骨肉之恩禮由情展情以義般情至則爾豈獨古人況稹早歲而孤資性踈愚既不得為達識者所顧亦不願與順俗者同趨行過二十塊然無徒及太夫人令子藝成學

茂德馨一舉而搴芳蘭署再舉而振藻彤庭愳亦乘喧濫吹謬列英英跡由情合言以心誠遠定死生之期於日月可盟誼同金石愛等弟兄每均捧檄之禄迭慶循陔之榮用至於二門之童孺莫不逹廣孝之深情逮積禍居東洛泣血西歸無天可告無地可依喘息將盡心魂已飛太夫人推濟盌之念憫絶漿之遲問訊殘疾告諭禮儀減盲甘之直續鹽酪之資寒温必服樂餌必時雖白日屢化而深仁不衰天乎是感人乎詎知不幸

餘生苟活重戴冠纓再展升堂之拜旋爲去國之行嗟
潭畔之云幾奄天禍之無名朋友訃告慰愍問縱横猶恍
恍而期悞忽浪浪而淚盈處衆悯默入門屏營移疾於
趨府之辰孰知潛慟視惟幼女在側無處言情行吟倚
歎夢哭魂驚往往不寐晨鐘坐聽豈由禮而當爾蓋感
深之所縈嗚呼仁之莫報哀不得申緬太夫人以猶在
感今古之同塵嗚呼哀哉太夫人族茂簪纓仁深聖善
勵諸子以學故大被擇隣示諸子以正故寸葱方判保

參不疑戒軻非淺仲則金鑾之英季則蓬山之選豈非因地而德所貴飭躬而顯何旻天之不弔罔終惠於哲人既生賢與種德何緜頽之相因見聚螢而肄業知織縷之甞勤猶將期於萬石曾不待夫重茵嗚呼哀哉誰非顧復我實酸辛疾有萌漸禍無因縁哀感行路况乃令子之交親雖千詞之稠疊終萬恨之莫陳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禮部庾侍郎太夫人文

外孫女甥朝議郎守尚書祠部郎中知制誥元稹謹以清酌嘉蔬之奠敢昭告于庾氏太夫人扶風郡太君韋氏之靈赫赫韋門祁祁騫騫南山峻峙洛澤清源公卿委累賢彦騈繁金玉不耗芝蘭有根厥生孟母德威教尊訓下以順睦族以姻猶子猶女惟弟惟昆至者處者終無間言他族之長豈無豐温自我均養人用不怨佛氏有云世火焚燔慧劒斷網摩尼照惛淑心獨得深入妙門嗚呼良人早世素業空存教佩以義為軻避喧教

自髫齔成于冠婚鬱為重器瑚璉璵璠南北臺省東西掖垣更踐迭處以慰朝昏孝女視膳令婦執笄封墦茅社抱弄荃蓀陔蘭始茂隙駟俄奔神不可憑天何足論嗚呼哀哉白日入地畫翣羅軒燭燎宵燼銘旌曉翻望踰閾遲遲改轅佳城故兆風樹秋原哀子泣血行人斷魂積也幼婦時惟外孫令姓異縣謫任遐藩升堂不及執紼空敦伏讀哀誄跪薦芳罇辭訣有禮悽愴無根嗚呼哀哉尚饗

祭亡妻韋氏文

嗚呼叙官閥誌徳行具哀詞陳薦奠皆生者之事也於死者何有哉然而死者為不知也故聖人有無知之論嗚呼死而有知豈夫人而不知予之心乎尚何言哉且曰人必有死死何足悲死且不悲則壽夭貴賤縗麻哭泣藐爾遺稚𡨚然鰥夫皆死之末也又何悲焉況夫人之生也選甘而味借光而衣順耳而聲使心而使親戚驕其意父兄可其求將二十年矣非女子之幸耶逮歸

于我始知賤貧食亦不飽衣亦不溫然而不悔于色不戚于言他人以我為拙夫人以我為尊置生涯於濩落夫人以我為適道捐晝夜於朋宴夫人以我為狎賢隱于幸中之言嗚呼成我者朋友恕我者夫人有夫如此其戚也非夫人之仁耶嗚呼歔欷恨亦有之始予為吏得禄甚微當日前之戚戚每相緩以前期縱斯言之可踐奈夫人之已而况攜手於千里忽分形而獨飛昔慘悽於少別今永逝與終離將何以解予懷之萬恨故前

此而言曰死猶不悲嗚呼哀哉惟神尚饗

祭亡友文

嗚呼英英君子汲汲仁義壽則道亨天亦德熾滔滔衆人没没名利材不稱官老不識事紫綬榮身黄髮垂穗徒擲天年竊耀名器石碩慧明亦有何貴君雖促齡實大其志呼吸風雲擺落塵膩泥滓珠玉糞土名位瞪目凡流傾心俊異謷如不聞毁亦不忌不求近効直詣殊致圈檻豺狼籠御鵬鷃塹山堙海呑呵噴渭嶽立英髦

粉碎庸媚德我者煌煌唁我者惴惴赫赫其門揚揚其氣念昔日之盡言此唯君之大意天不降年志亦没地我輩尤在尚可希冀故曰交本乎道道通乎類身没類存道則不墜信後圖之未忘奈目前之歔欷昔江漬之送君每重霄而疊醉曾不易其津涯忽奠陳於喪次孀婦號呼哀脩提稚拜我者曩日之舊童示我者絶時之遺字埋萬恨於深心洒終天之别淚嗚呼哀哉尚饗

元氏長慶集卷六十